

美国最知名的奇幻大师倾力巨献

一部关于魔法，关于爱的巨著，一部可引领孩子成长的传奇巨作

荣获《New York Times》(纽约时报)最畅销作品殊荣

AMAZON网站排行榜前十作品



Robin Hobb

Shaman's Crossing

A full master of the epic fantasy. —Tulsa World

萨满桥 下

[美] 罗苹·荷布 / 著

刘元 / 译

中国妇女出版社

《士兵之子》(The Soldier Son Trilogy) 系列之一 ▶

萨满桥_下

[美] 罗苹·荷布/著

/译

Shaman's Crossing

Robin Hobb



1712.45
14304

中国妇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萨满桥 / [美] 荷布 (Hobb, R.) 著; 刘元译. —北京:
中国妇女出版社, 2010. 3

书名原文: Shaman's Crossing

ISBN 978 - 7- 80203- 909- 4

I. ①萨… II. ①荷…②刘… III. ①长篇小说 - 美国 - 现代
IV. ①I712.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28925 号

Copyright © 2005 by Megan Lindholm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alph M. Vicananza, LT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09-3223

萨满桥

著 者: [美] 罗苹·荷布

译 者: 刘 元

丛书策划: 钱 丽

责任编辑: 贾秀娟 钱 丽

统筹编辑: 杨海莲

装帧设计: 棱角视觉印象

出 版: 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东城区史家胡同甲 24 号 邮政编码: 100010

电 话: (010) 65133160 (发行部) 65133161 (邮购)

网 址: www.womenbooks.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50 × 230 1/16

印 张: 30.5

字 数: 478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 - 7- 80203- 909- 4

定 价: 45.00 元 (全二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错误, 请与发行部联系)

ZUIZHONGHUANXIANGLIANMENG



罗苹·荷布

出生于加州，但在阿拉斯加的费尔班克斯度过大部分的成长岁月，目前与一只相当大的狗、四只猫，以及众多子女亲属等住在华盛顿州的塔科玛。毕生对奇幻与科幻文学的热爱，引导她走入这个领域开始创作。

美国最知名的奇幻大师，代表作创作了刺客正传《the farseer Trilogy》三部曲、刺客后传《The Tawny man》三部曲、活船《The liveship》三部曲。本书为最新力作《士兵之子》三部曲中第一本。荣获《New York Times》（纽约时报）最畅销作品殊荣。亚马逊网站排行榜前列。

刘元

1984年生于武汉，毕业于武汉理工大学，后赴法国求学深造。归国后从事机械制造行业的口译、笔译工作以及文学作品的笔译工作。主要译作有：《迷失Z城》等。

内 容 简 介

该书为《士兵之子》系列第一部，为罗苹·荷布近年来的力作。

二十多年来，杰尼亚不断向内陆扩张，从原始住民手中夺取领土，并将“国王之路”一直修到了住着神秘斯班克人的壁垒山脉前。新增的广袤领土为杰尼亚王国造就了许多新晋贵族，却也引发了新老贵族之间的权利争斗。

年轻的奈瓦尔是新贵族伯维勒领主家的次子。在这个信奉善神的国度杰尼亚里，按照圣经所述，次子生来就该持剑入伍，成为一名士兵。奈瓦尔认同并且乐于接受命运对自己的安排。

某日，伯维勒领主请了一位奇多纳人德瓦拉作为奈瓦尔的教师，来传授那些只有从“敌人”那里才能学到的东西。在一系列艰苦的课程之后，奈瓦尔逐渐习惯了原始却自足的游牧生存方式，并且获得了一个成为真正的“奇多纳人”的机会：德瓦拉用神秘的仪式将奈瓦尔带入了一个奇妙的异世界，在那里，奈瓦尔只要穿过重重阻碍，杀死阻断灵魂之桥的敌人，就能够获得古神的认可。奈瓦尔成功来到终点处的斯班克老女巫前，却不慎从桥上摔落，求生的本能让他向女巫求助，而代价则是成为阻止敌人毁灭斯班克族的武器。

成年后的奈瓦尔来到位于首都旧塔尔斯的军事学院进修，和一班新贵族的士兵次子一起饱受旧贵族子嗣的歧视和不公平待遇。在暗夜节的狂欢节上，奈瓦尔体内潜藏的另一个自我意识终于浮现出来，用“沙尘之舞”将可怕的瘟疫带到军事学院和旧塔尔斯，撒播下了毁灭的种子……

目 录

1	13. 神父高德
36	14. 艾苹妮堂妹
49	15. 降神会
66	16. 在公园里的一次骑马
85	17. 泰 伯
103	18. 指 控
118	19. 干 预
134	20. 渡过彼岸之桥
153	21. 狂 欢
171	22. 耻 辱
189	23. 瘟 疫
214	24. 澄 清

13. 神父高德

带着对未来生活的渴望，我进入了学院生活的第三个月。启蒙期早已离我们远去了，而我也在第一轮淘汰中生存了下来。那段震惊的经历之后，我们陷入了忧郁期。不过，没有哪个年轻人会长久低迷，因此，那种忧郁很快便散去了，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决定把烦恼远远地抛在脑后，继续我们的学习生活。我在所有课程中取得的分数都高于平均分，而我的工程学成绩更是遥遥领先。每当卡西娜去探望我妹妹的时候，她都想方设法给我写一封温馨的慰问信。我与朋友们相处得十分投机，而我做噩梦的毛病似乎也有所好转，我又进入了发育期，新皮靴也显得有些紧了。冬季来临了。那曾经明亮湛蓝的天空由于突如其来的寒冷变成了灰色，还不时下着寒冷的雨。每晚，当我们聚集在壁炉旁时，炉边的书房显得温暖而舒适。在这短暂的时间里，我的生活风平浪静。

而那月既定的上议院议会让我对两件事感到极为失望。第一件事情是，所有的巡逻队，不论新旧，都需要参加骑马比赛，优胜者将到古塔尔斯接受贵族的检阅。然而，卡奈斯顿舍的骑士们并未入选。因为我们是新生，所以被选中的几率很小，然而，我们仍然对获此殊荣满怀期待。第二件失望之事便是，因为家中有紧急事宜需要处理，我的父亲将无法参加今年的上议院议会。温顺的贝沙维族从邻居的牧场里偷猎了牲口，父亲必须留下来，和平原人以及盛怒的牧场者一道解决这个问题。

我十分羡慕那些能够与到古塔尔斯参加聚会的父亲、兄长或是大家族

的其他成员团聚的学生。我们被准许离校几日，去访问我们的亲属。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收到了邀请。高德便是格外幸运的一个，劳瑞也是。内特和高德的父亲是一起来的，并且携家人一同在城里住上了几日。那些被爱情冲昏了头脑的朋友们则一心想着见到他们心爱的人，不管相聚是多么短暂或是有监护人在场。崔斯特的叔叔住在古塔尔斯，他常常进城去探望他的叔叔，然而，一想到他的父亲和兄长要来城里拜访，他仍然十分兴奋。崔斯特的家人还邀请内特和高德的父亲共进晚餐，因此，他们三个人共同期待着那欢乐的星期日晚宴。

奥隆和开勒布的父亲并不打算来参加上议院的议会，不过，奥隆的婶婶住在古塔尔斯，她邀请他和开勒布到她的家中度假。出身高贵的她至今还沿袭着怪癖的生活方式。她嫁给了某个贵族的末子，一个音乐家，于是，夫妇两人因为举办的音乐集会而闻名于古塔尔斯。奥隆和开勒布十分期待着度过一个与学校的日常生活迥然不同的充满活力的假期。思宾克似乎并不十分向往见到家人；毕竟，旅行不是一件易事，而且花费不小。于是，我们彼此同情着对方被遗弃的际遇，期盼着在寝室度过我们的闲暇时光。我们幻想着能够好好地睡上一觉，还期待着能够到城里去游览一些小店。毕竟，我得履行诺言，进城给妹妹买纽扣和蕾丝。

随着议会开幕式的一天天临近，新贵族和旧贵族大批地涌进古塔尔斯，他们的政治分歧也逐渐在舆论界和我们的校园里浮现出来。新贵族和旧贵族之子间已经淡漠的纷争再次以微小的、不愉快的方式浮现出来。这次的集会上，上议院将面临几个十分棘手的决策。我尽力规避着这些纷扰，只是在偶然听到的讨论中知道个大概，此事与国王如何为公路建设以及远东的堡垒拨款有关。除此之外，我还大致了解到，如今国王准备索取一部分传统上属于旧贵族的税收，这也引发了极大的分歧。

尽管我们在课堂上不讨论与政治有关的话题，走廊里却充斥着辩论，有一些辩论逐渐呈白热化趋势。这些议题对我而言太过复杂，而且与军人的生活毫无关系，于是，我便对它们充耳不闻。尽管如此，旧贵族之子似乎还是把这些议题当做是对个人的冒犯，并且说出诸如此类的话，“国王会哀求我们的家族为他永无止境地建造公路”或是“他会让他宠爱的战阵男爵选出一套允许他抽取我们的收入的法律！”没有人会愿意听见自己的

父亲被称作“宠物”，因此，我们之间的纷争又涌现了出来。随着周末的渐渐临近，分歧也愈见加大，许多学生热切地渴望着能在校园外过夜。幸运的学生则可以在周五下午离校，与家人团聚，直到周日的晚上。

周三的中午，当我们排队吃午餐时，每个人都在想着日益临近的假期。食堂秉承“先到先得”的原则，每个巡逻队到来后，都必须排队等候。我们的队伍必须整齐有序并且保持安静，有时，一个饥饿的人似乎忍受不了长久的等待。而在寒冷的雨天，等待的滋味更加不好受，即使是一个冻得几乎拢不起肩膀的学生也得始终保持正确的体位站立着。那天，屋外刮着凛冽的寒风，急降下来的冰雹似乎要变成湿雪。因为严寒的天气，当丹特下士无礼地命令我们靠边站，给另一支巡逻队让出主道时，我们十分不情愿。尽管心里不高兴，我们仍然不忘保持安静，这时，高德说话了。“先生，为什么他们比我们享有优先权？”他站在队伍中，近乎哀怨地问道。

丹特下士反驳道：“我是一个下士。你应该知道你是不能称我为‘先生’的。况且，排队时是不能说话的。当我准许你说话时你再说，学子。”

我们安静了片刻。我的耳朵就快要被冻僵了，但是我一直告诉自己能挺过去。然而，当另一支巡逻队同样越过我们站到队伍中来，劳瑞嘟哝道：“难道说，我们就应该挨着饿保持安静吗？甚至连问一声为什么都不可以？”

丹特训斥道：“真是难以置信！在队列里说话，罚你们两个每人悔过一次。如果我必须做出解释，我会的。他们是彻斯特顿舍二年级的学生。”

“所以呢？二年级学生就该比我们更饥饿吗？”劳瑞问道。劳瑞常常因为不能保持安静而受到许多惩罚。不得到一个满意的答案，他绝不罢休，即使他将为做出十几次忏悔。我摇摇头，暗自祈祷自己不要与他遭受同样的惩罚。

“再多加两个悔过，伯维勒支持你违抗我的命令，也罚一个悔过！你们到底有没有看过学生手册《皇家骑兵学院简介》？”

没有人回答他的问题，他也并不期待我们的回答。“你们当然没看过了！我根本连问都不该问。我现在知道了，你们连最基本的道理都不懂。好吧，我来提醒你们一下。彻斯特顿舍是资格最老也最受尊敬的骑兵贵族

的，他们是效忠于科纳格国王的第一男爵的世袭的骑士血统。贵族是上议院的创始人，你们最好记住这点，以免今后铸成更大的社会灾难。彻斯特顿舍的学生理应得到你们特殊的尊重。如果你们不主动表现出尊敬，他们便会向你们讨伐。”

我能够感觉得出周围的学生那既迷惑不解又愤怒难抑的情绪。我已经不止一次地有过这样的疑问，为何就没有一个专为我们这样的学生所建的舍楼呢？新贵族一年级的学生要么住在卡奈斯顿舍的楼上，要么便住在斯凯尔金舍那寒冷的阁楼层。二年级以及三年级的新贵族之子将会被安排在离我们很远的夏普顿舍，那个常常被我们当做笑柄的制革厂改装而成的校舍。听说那间校舍已经破落不堪并且十分危险，但是，任何过多的担忧也只是徒劳，我只能默默地接受这个事实。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彻斯特顿舍是一座崭新的教学楼，装有盥洗室以及炭炉供暖。据说，等毕业的那年，卑微如我们的新生能够获得所谓的自由或是更好的住宿条件，我们对此深信不疑。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渐渐明白，新贵族之子注定享受不到那般舒适的待遇。而我对任何一个新生的卑微身份的认识也变得更加深刻。我已经预料到这种情形一直会持续到我在学院度过的最后一天，想着那些无形之中把我们所受的待遇分隔成不同等级的线条，我突然感到一阵莫名的恶心。既然贵族之间存在着如此严明的等级，学院为何不在我们这个阶层选出我们自己的军官呢？如果这就是学院区分我们的标准，那么，当学院给我们分配毕业设计的时候，又会是怎样一种情形呢？

正当我陷入沉思的时候，丹特把我们留在原地，又一支巡逻队插到了我们前面，大概是为了向我们证明他的权力。我们忍气吞声，最后，丹特终于让我们进入到队列之中。

当我们坐下来吃饭的时候，是允许进行交流的。除了礼貌地要求传递食物，我们还能进行随心所欲的交流，这是一项全新的特权。与我们一同进餐以便监管我们的丹特下士显然不欣赏我们的谈话，他想尽一切办法来制止我们的话题。最近，大家决定团结一致反抗丹特。不过，那天，饥寒交迫的我无法集中思绪去反抗丹特，只心满意足地手捧盛满热咖啡的杯子取暖。

当高德把面包递给思宾克的时候，他愚蠢地引出了那个尖锐的话题：“我还以为所有进入学院的学生都是被平等对待的，机会面前，人人平等。”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面对着大家，但是却给丹特逮住了机会。像一只斗牛盯着一块摇晃的破布那样，他故作痛苦地叹了一口气：“我以前便知道你们是一群愚蠢不堪的家伙，但是我还以为通过简单的逻辑推理你们应该会明白其中的道理。你们的父亲是次要贵族，他们的地位是通过诏书来授予的，所以，你们是军团贵族统治最底层的阶级，晋升到统治阶级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是的，如果你们完成了这三年的学业，你们会以一个中尉的身份开始你们的军旅生涯，但是，你们是否能够从那个级别得到晋升是没有谁能保证的，甚至连保住中尉的军衔都不容易。对于像你们这样的人，我就直言不讳好了。学院中，许多人觉得你们本来就不配到这儿来读书。但是，由于你们的父亲在战场上获得的晋升，你们才能以一名普通士兵的身份入伍。我想，这个道理你们应该再清楚不过了！由于国王的一时兴起，我们只得容忍你们，但是，别指望我们会降低自己的身份来迎合你们。”

说完这番讽刺的话，丹特下士已经激动得喘不过气来了。我想，直到话音落下他才意识到，饥肠辘辘的我们仍旧端坐在桌前，不发一言。高德的脸色涨得通红；劳瑞的拳头握得紧紧的，摆在桌边；思宾克身子挺得像钢铁一样端直；崔斯特想要说些什么，此时此刻，他那翩翩的风度以及往常简洁的作风已经荡然无存。崔斯特望了望大家，尽可能地与所有人进行目光的交流，以便让大家明白，他是在对着我们说话，而不是在回答丹特。起初，他似乎在十分儒雅地岔开话题。“一个士兵之子的儿子在成为儿子之前是一个士兵。”他啜了一小口咖啡，接着说，“一个贵族的次子也是一个士兵之子，但是也许这些士兵之子在成为士兵以前是贵族。我听说是这样的。也许，这便是我们的善神用来平衡一个人与生俱来的优势的方式。有些人生来便具备了念念不忘自己的父亲是贵族的能力，而另一些人则是彻头彻尾的士兵。就我自己来说，我宁愿首先成为一个士兵之子，然后再变成贵族之子。而对于那些首先是贵族的人来说呢？嗯，我也听说过，他们之中有许多人在还未弄懂这个道理前就已经战死沙场。所以，要先考虑

如何像一个真正的战士那样去战斗，再考虑如何像一个贵族那样悉心装扮。”

他的话语中没有一丝幽默；我也曾从父亲那里听说过这番话，话语之中充满着智慧，而非风趣。然而，我们之中的每个人都笑了，劳瑞则笑得更为夸张，以至于他的勺子不断地敲打桌子的边缘发出刺耳的声响。所有人都在捧腹大笑，准确地说，除了丹特下士，他的脸庞骤然变得惨白，继而又涨得通红。“士兵！”他朝我们发出嘘声，“你们生来就是，你们所有的人。士兵。”

“那么，是一个士兵又有什么不妥呢？”劳瑞咄咄逼人地问道。

丹特回答以前，高德把这个讨论变得缓和了些。“圣经教给我们的道理同样也适用于你，丹特下士。”高德委婉地说道。“难道你不是次子，命中注定成为一名战士吗？况且，圣经也告诉过我们，‘愿每个人都满足于现状，尽心尽责且心满意足地尽自己的义务。’”没有人能像高德那样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或者，这番话是他发自肺腑的言论。

丹特下士的脸再次涨红了。“你，一个士兵！”他不无轻蔑地说，“至少，我知道你的身世，高德。你在家中排行第三，生来就是一个神父。看看你自己吧！谁会看得出你能是当士兵的料？像猪一样肥胖，比起在战场上挥舞军刀，你更适合去宣传道义！难怪你引用圣经的话来反驳我！你只配懂得这些道理，而不是打仗！”

高德瞠目结舌地看着他，他那圆圆的脸颊松弛了好一会儿，圆溜溜的眼睛也大大地瞪着。丹特那极富侮辱性的言论不仅是针对高德，还针对他的整个家族。如果他的陈词是真实的，那么就太令人感到震惊了。

高德也深知这个道理。他知道，他在我们中间的地位已经摇摇欲坠。他的眼神绕过丹特，巡视着围桌而坐的我们。“不是那样的！”他恼怒地说，“对我来说，即使只是提到它，我仍觉十分残酷。我与兄长是孪生兄弟，因为我母亲身体弱小，在我们出生那天，神父和医生都在一旁陪同。医生剪断我母亲的脐带，把我们从子宫里取了出来。他先取出了我的兄长，不过，他浑身乌青，奄奄一息，而且十分瘦小。而我却精神饱满而且十分健壮，依照我的体积和精力，神父宣布我为孪生兄弟中的哥哥。于是，我成了次子，一个士兵之子。我那可怜的出生后便死去的弟弟本应是

我们家族的神父。我的父母终日被这个问题所困扰，那就是，为何上帝不赐给他们一个神父之子，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接受了上帝的意愿。我也是如此。我向我的善神鞠躬，感谢他指引我来到这儿，而我命中注定要为他服务，我应该这么做！”

他言辞激烈，这时我第一次明白，如果他能自由地选择自己的路，他一定不会到这里来。显而易见的是，他那略显笨拙的身材看起来不像上帝选中的士兵。会不会是当初神父把两人的年龄弄混了呢？我十分了解，如果绵羊要诞下双胞胎的话，先诞下的那只不一定是哥哥。我想，质疑高德不适合做一名士兵的人并不止我一个。

高德似乎也看透了大家的心思。他继续为自己辩解道：“我的家族不会违抗上帝的旨意。我有一个弟弟，但我的父亲并未将他命名为神父来取代我死去的孪生兄弟。盖朗将会成为我们家族的艺术家的。尽管我的父亲十分希望他成为神父之子，上帝却并未实现我们家族的意愿，而我的父亲也从未违背过上帝的旨意。”

他话音落下，大家陷入了一片沉寂。知道我们之中还有人心存疑虑，丹特下士咧开嘴笑了，为他的猜疑流露出邪恶的喜悦。如果他就此打住的话，他仍能在我们心中保留极大的威信，但是，他却咄咄逼人。“罚在座的每人五次忏悔，为你们早些时候对我的嘲讽赎罪。下级永远也不能嘲笑指挥他们的人。”

我们心中明白，我们之中的某些人要忏悔直至日落时分。我在心里谩骂着那个自负的小人，但是，我的眼睛一直注视着下方，嘴唇紧闭，不露声色。在我的对面，考特拾起他的叉子开始吃东西。真是明智之举，如果我们在被下令收拾桌子前还没有吃完的话，我们就只有饿肚子了。大家都渐渐拿起餐具开始用餐。刚刚还饥肠辘辘的我，现在似乎没有食欲了。我进食仅仅是因为我认为，从逻辑上讲这是个好主意，而不是由于我的饥饿感。丹特四下环顾我们，似乎认为我们被震住了。让我大为震惊的是，正当他舀起一汤匙的汤送到嘴边时，思宾克发言了。

“丹特下士，我不记得我们之中有谁嘲笑过您。我们仅仅是在欣赏着崔斯特同学的评论，但是，难道您真觉得您是我们大家的笑柄吗？”思宾克的神情凝重，在他提出这个问题时，语气里没有丝毫的愧意。他的郑重

其事让丹特下士放下了防卫。他注视着思宾克，我几乎能够从他的眼神里读出，他正在绞尽脑汁地回忆着他声称我们对他的冒犯。

“你笑了，”最终，他说道，“就是这个冒犯了我，就这一点已经足够了。”

这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思宾克和崔斯特互换了眼神。那时，我几乎对丹特下士产生了怜悯之心，因为我突然意识到，他促成了两个竞争对手的短暂联盟。这时，崔斯特说话了，他的语气充满着诚挚，几乎和思宾克的语气一样让人信服。“请您原谅，丹特下士。从现在开始，我们会竭尽全力把我们的笑憋到您不在的时候再发出。”他说话的时候，眼神从我们身上扫过，而我们都故作严肃地点点头，露出真诚的表情。我们似乎被一条决心之链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不论大家在其他场合的矛盾有多么尖锐，从现在开始，我们将会联合一致来对抗丹特。他接受了我们的欺骗，严肃地点点头，说道：“你们也应该这样。”全然不知他实际上默许了我们在背地里嘲笑他。

那晚，当我们整个巡逻队一起忏悔的时候，这个念头给我以安慰。在某种程度上，它甚至还支撑着我完成了第二天的课业。我们疲惫不堪地草草完成了数项课业，却被导师严厉地训斥了一番，被罚完成更加繁重的额外作业。尽管丹特下士费尽心机想要击垮我们，但我们所遭受的种种不公正待遇似乎把我们紧紧地联合在了一起。

尽管如此，我们联盟的程度似乎没有达到我的预期。大家或许能联合起来对抗丹特，但是思宾克和崔斯特之间的矛盾仍然没有停息，他们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了对待高德的态度上。

高德继续做思宾克的数学家庭教师，由此与思宾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虽然思宾克的分数并不算优异，但他的成绩却十分稳定而且都能顺利及格。我们都知道，如果没有高德的帮助，思宾克即使不被学校开除，也会成为留校察看对象。高德为了辅导思宾克花了大量的时间，我们因此十分赞赏他。但是，在丹特指控高德的身世后，崔斯特开始以狡猾的方式刺激高德。他把高德给思宾克进行的数学基础训练称为“教理问答课”。有时，他也会把高德称作“我们的好神父”——这个术语是专门形容指导教士助手的牧师的。这个昵称在我们的巡逻队广为流传。我想，大概也只

有我和思宾克两人从未以“神父高德”这个绰号讥讽过他。表面上看，高德只是在尽自己所能帮助思宾克，但是，或许在他的潜意识里，比起军人生活，高德更热衷于牧师的职位。每当有人叫他“神父高德”时，我都会感到害怕。这种侮辱让高德感受到的痛楚一定更为强烈。

高德十分隐忍，他默默承受着所有人的嘲弄。有一天，我心里突然闪过这样一个念头，他的坚忍就如同一个神父，他忍受嘲讽的能力已经远远超越了常人。尽管我试图把这个想法从脑海里抹掉，但总挥之不去。我想，崔斯特恐怕也为他所说出尖刻的语言而后悔，当时他不假思索地让“神父高德”把面包递给他，而丹特下士立即记住了这个名字，把它用于每一个场合来讽刺高德。这个绰号就像一把野火从丹特下士那里开始蔓延，迅速传播到每个二年级学生的耳中。我们与二年级或者三年级的学生相交甚少，尽管如此，那天晚上，我们正在去书房的路上，路过他们身边时，有人嘲笑着让神父高德去给他们祈福。那时那刻，我们感到他们是在侮辱我们每一个人，而我也几乎能察觉到高德心中那正在生长的憎恶的种子。

隐忍的高德或许能够承受这种痛楚，而面对每次嘲讽，思宾克都压抑不住心中的愤怒。他的反应很微妙，通常是面露不悦之色、绷紧肩部或是握紧拳头。如果事情发生在我们自己的寝室里，他则会怒气冲冲地命令戏弄者闭嘴。有好几次，他差点跟崔斯特打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渐渐发现，当崔斯特针对高德的时候，他的真正目标其实是思宾克。当我与思宾克说起此事，他承认他也心知肚明，但是就是无法控制住自己。如果崔斯特直接攻击他的话，思宾克大概更能稳定住自己的情绪。在某种程度上，他成为了高德的保护者，每当他没护住高德，他都饱受煎熬。我十分害怕如果事态发展到打架的话，我们之中会有人被开除。

在我们假期到来前的最后一周，时间似乎显得越来越漫长——严寒、潮湿以及日益提早的天黑似乎把我们的课程甚至是训练时间无止境地延长了。天气变幻莫测，时而阴雨绵绵，时而飘着雪花。我们的羊毛制服由于潮湿而变得沉重了些，耳朵和鼻子则被冻得生疼。晚上，当我们回到寝室喝汤时，我们的制服冒着蒸汽，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屋子里弥漫着一股绵羊的味道。我们围着课桌坐下，强打着精神，身体便在那寒冷的书房里

慢慢暖和过来。我们的指导老师则会不时叮嘱我们保持清醒，专注学习，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困得连笔都握不住，越来越多的人打着小盹儿，然后猛然惊醒，竖起脑袋。端坐在书房是一种漫长而痛苦的折磨，我被那些不得不完成的作业压得喘不过气来，但又无法聚精会神地完成功课。大家的坏脾气开始显现出来，墨水溢出来，或是正在奋笔疾书时桌子被其他人晃动了几下，争吵便开始了。

那晚便发生了这样的一幕。在移动书本的时候，思宾克的手肘不小心碰到了崔斯特桌上的墨水瓶。“小心点！”崔斯特大声训斥道。

“我又没碍着你！”思宾克反驳说。

尽管这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却让我们所有人的神经都绷得紧紧的。大家试着把精力集中到学习上，然而，空气中似乎弥漫着暴风雨将来临的气息，崔斯特和思宾克两人陷入了紧张的状态之中。崔斯特曾满怀热情地说过好多次关于一大早便会有马车来接他，以及他期待已久的与父亲和兄长一同享受假期的日子。他提到过他们将会参加的晚宴，一同进行的游戏，以及他若干次的短途旅行中陪同他的出身名门的女孩。大家都十分妒忌他，但是，面对崔斯特的吹嘘，思宾克似乎是最沮丧的一个。

接着，思宾克神情激动地改正了几个计算中的错误，不小心摇晃了桌子。大家扭头望着他，而他正在全神贯注地温习着他的功课，对这一切浑然不觉。再次开始做算术题的时候，他叹了一口气，这时，高德靠过去给他指出了一个错误，只听到崔斯特咆哮着说，“神父，你就不能到别处宣传你的教义吗？你的助手太吵了。”

这句话与他平时讽刺高德的话并无两样，但是这一次他还牵扯到了思宾克。这引起了大家的一阵哄笑，有那么一阵子，他似乎引燃了那几乎要爆炸的导火索。就连高德本人也只是耸耸肩，淡漠地说：“对不起。”

思宾克断然发怒了：“我不是助手，高德也不是神父。我们不是在布教，我们享有跟你同等的在这张桌子上学习的权利，崔斯特，如果你受不了的话，就请离开吧。”

是那最后一句话引发了他们两人之间的战争。我也清楚，崔斯特自己也在苦学数学，而且他也一定跟我们一样疲惫不堪了。也许，他只是暗自希望自己也能获得高德的指点，因为高德已经在一个小时以前就轻松地完